



可恨的地主

KEHENDE DIZHU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可恨的地主——刘文彩

旧社会，是人吃人的社会！

种地的农民挨饿受冻，不劳动的地主吃好穿好。
万恶的地主，残(cán)酷(kù)地剥削和压迫农民。

刘文彩，是成千上万个地主中的一个。

1933年，刘文彩当了几年反动派的“清乡司令”后，回到老家——四川省大邑(yì)县(xiàn)安仁乡。他一回家，村上的百多家农民遭了难！一间间房子被拆掉了，一块块土地被强占了，一家家农民被赶走了！一百多家的一个村庄毁(huǐ)了！在这块土地上，造了刘文彩一家的大庄园。

这个庄园，四面砌起的高墙，围着庄园转一圈，足足要花两小时。

庄园里面，有招待大官的西式客厅，有招待土匪(fěi)头子的中式客厅。

里面，有账房，厢(xiāng)房、厨房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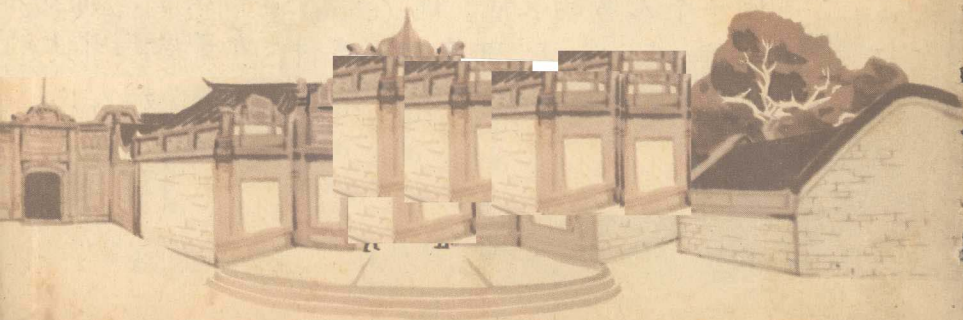
里面，有两个大花园，一个小花园。

里面，还有什么楼呀，宫呀，亭呀。

里面，常常传出地主的笑声。可是，那水牢里，铁笼里，更多的是农民悲惨的哭喊声。不少农民给关在里面，活活地折磨(mó)死了！

这地主的庄园，大小，有一百八十多间房子。里面只住地主和他的小老婆、女儿、儿子和媳(xī)妇六个人。

服侍(sì)这六个人的，有管事、奶妈、大娘、丫(yā)头、长工……一百多人。还有一连反动派军队保卫着他们。





刘文彩和他的小老婆吃一次鸭子，要杀三十多只。地主他们吃得这么多吗？不，他们只吃每只鸭子的两个脚板。

庄园里有两口水井，刘文彩一家人用的水井，水清水甜。长工他们用浑(hūn)

浊(zhuó)的大水井。连吃水也分了等级！

刘文彩顿顿吃鱼肉荤(hūn)腥(xīng)，天天吃人参(shēn)燕窝。最可恶的，是强迫七个喂奶的妈妈，丢下自己的孩子，挤奶水给他吃。这还不算，他又强迫抽去青年农民身上的血，注进他的身体里；用各种办法补他的身体。

他一个人穿的衣服，绸(chóu)缎(duàn)、呢绒(róng)，单、夹、棉、毛，就有四百多件。

地主刘文彩吃的、穿的、住的，都是从劳动人民那里剥削来的。他的一双手，涂满了穷人的鲜血，人们管他叫“活阎(yán)王”！



这里讲讲
刘益山叔叔家
的事情：

刘文彩的
庄园里，有一
座花园，原来
是刘益山家的

土地。刘益山在这上面盖着房子，旁边有六亩水稻田，是刘家靠着活命的。刘文彩硬要这块地，刘益山说什么也不答应。

地主就造了谣言，冤(yuān)枉(wǎng)刘益山勾(gōu)结土匪，口口声声要打死他。那年头，刘益山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，逃了。地主强迫他的母亲刘婆婆卖地，刘婆婆不答应。地主又想出一条毒(dú)计策，叫人开了一条大水沟，让水直冲到她家的房子里。这时候，刘婆婆气得病倒了。她想念逃到外地去的儿子，眼看着水冲破土墙，流进屋里，流到床下。刘婆婆日日夜夜地啼哭，喊着儿子的名字，说：“你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哪里去了哟？”不多久，刘婆婆就气死了。



刘益山听到母亲惨死的消息，冒着生命的危险回来。刘文彩又逼着他，要房子要地。刘益山说了多少好话，有什么用！一天，刘益山请了三个朋友帮助栽秧，地主忽然派狗腿子把那三个人打死了。那时刘益山正在街上，狗腿子把他一把抓住，冤枉他打死了这三个人，用绳绑(bǎng)了，关了起来。

刘益山的老婆急得四处想法。结果，白白送了房子和水稻田，才救回刘益山一条性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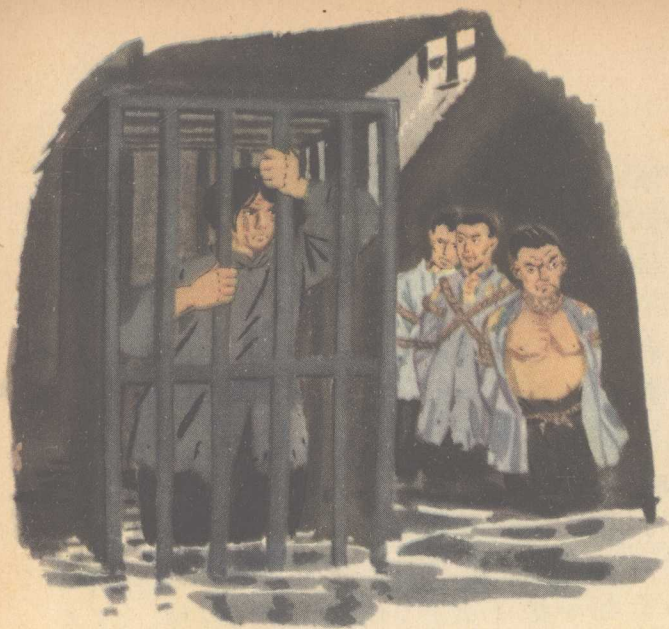


地主，依靠着土地剥削，又凶狠，又毒辣。(lǎ)！

刘文彩有12350亩土地。农民租种他的地，交的是“铁板租”(又叫“死租”)。年成好要交租子；碰到荒年，收不到一粒谷子，也得交全部租子，不能短少一颗。解放后担任唐安公社党委副书记的冷月英妈妈，为了交租饿死一个孩子，她自己几乎也被地主害死了。冷妈妈讲她悲惨的过去时，总是右手摸着胸口，叹口长气。她说：

“1937年天旱，稻田里白穗(suì)很多，一块二亩二分的田，还收不满一石谷。刘文彩派人来收租，把场上的谷子全部抢了去，倒空了缸缸罐罐，还差五斗二升租谷。狗腿子拍桌子，摔(shuāi)板凳，半升一碗不肯让。我答应想办法，他们才算走了。这天晚上，我生下了一个孩子。





“第二天，狗腿子又来了；他们不走門口，打穿墙壁拥了进来，逼我交租子。我说再过几天想法交。狗腿子不听，举起枪杆子打，抓住我头发，硬把我从床上拉下来，用绳绑了，叫我跟着他们走。我走了好远，还听见孩子的哭声啊！

“大约走了五六里路，狗腿子蒙住我的眼睛，叫我认不得路。后来，狗腿子把我推过几道門，越走越难走，越走越觉得冷，冷得我全身发抖。狗腿子突然使劲一推，用木棒把我戳(chuō)进笼里。我昏迷过去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到醒来，痛得好象有人剪我的肠子。我摸着一根根铁柱，水没过膝(xī)头，才知道自己被关在水牢的铁笼里。笼外，有三个穷兄弟泡在水中。水里，浸着被害的穷兄弟的血肉和骨头。

“整整关了七天七夜，我的丈夫冷树廷(tíng)花了二十块银元，说了许多好话，刘文彩才答应放我出来。我象个死人，剩一口气，冷树廷把我背出地主的庄园后门，抬回家里。我不相信，少五斗二升租谷，要还二十块银元。冷树廷说，关了七天七夜水牢，刘文彩还要收七天房钱！一天一斗米，七天就要付七斗米哩。那时，刚生下的孩子活活饿死了，我们伤心地哭了一场！”

冷妈妈说：“想想过去，就会加倍热爱今天的生活！从解放第一天起，我就想应该更好地努力工作！”





罗二娘的故事更惨！1943年，刘文彩办了一个中学。他办中学干啥？是想从学生中，选一百个做他的干儿子，做他的奴才，帮助他做更多的坏事。为了办学校，他圈了一百亩土地，用石灰一撒(sǎ)，说石灰线里的房子都要拆掉，谁不拆就倒霉！

罗二娘偏偏不让拆房子。刘文彩恨在心里，把她的丈夫罗吉安抓了去，吊起来毒打；又派人去拆房子。罗二娘听到丈夫给打了，赶忙跑去看，看见丈夫给打得全身红肿，十分心痛，就对狗腿子说：“我拆房子，我搬家。”狗腿子才把罗吉安放了。

事情还没有完。

一天，刘文彩碰见罗二娘的女儿，见她长得漂亮，要买她做丫头。罗二娘怎么也不肯。狗腿子硬说她女儿的丈夫不交房钱，把他抓去关了。接着，地主又出鬼花样：叫狗腿子去抢人，要是抢不到罗二娘的女儿，就抓她的儿子去当壮丁。



正是八月中秋那天，地主家欢天喜地喝节酒、吃月饼，罗二娘却偷偷叫儿子和媳妇，陪（péi）着女儿，躲到亲戚家里去了。不多久，狗腿子来抢人，扑个空，就抓走了罗二娘。罗二娘和她的女婿（xù）被关在一起。她看见女婿满身是血，衣服烂（làn）成一片片的，忍不住哭了。

第二天，罗吉安想法借了钱，交给地主，才把女婿救出来。可恶的地主不准他女婿住在安仁乡，女婿只好逃走。

有一天深夜，罗二娘哄着狗腿子说：“让我回去，把儿子和女儿找回来！”一个狗腿子押（yā）着她，走着。她趁狗腿子不注意，往草丛里一钻，滚下山坡，又滚又爬，一口气跑了十里路远。



罗二娘找到女儿、儿子和媳妇，一起逃到外乡去。可是，家里的罗吉安死活怎样？女婿到底在哪里？她很惦念。她的媳妇偷偷地回家，打听消息。不料一到家就给狗腿子抢了去，被地主卖掉了。

现在，罗二娘常常说：“我们活出了头，一辈子不忘毛主席的恩情！可怜我的女婿和媳妇，不知道到了哪里，叫我心都想穿啦！咬死刘文彩，也消不了心头的仇恨！解放军早来十年多好啊！”

一年又一年，刘文彩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。剥削压迫越是凶狠，田地财产越加多了。

离开庄园半里路的安仁镇，七条街的房子，刘文彩占了四条街房；另外两条街房，有一半是他的。他开了十二个银行、钱庄，五个当铺(pù)，十个磨坊(fāng)；有二十七个仓库，二十八处住宅。被刘文彩毒打迫害的人数也数不清，刘益山叔叔、冷妈妈和罗二娘，只是受害的千百个人中活下来的几个人！

农民活不下去，起来斗争！1949年，大邑县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，举起梭(suō)镖(biāo)和步枪，展开了武装斗争。刘文彩吓得连夜逃走，半路上挨了一枪，到成都就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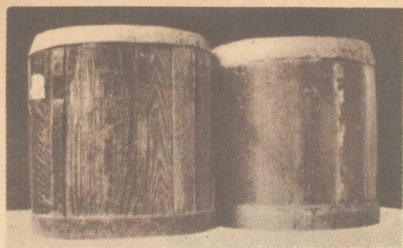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后，这个地主的庄园，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手里，改做“地主庄园陈列馆”。在这里，让人们看一看，地主是怎样欺压榨（zhà）取农民的，农民是怎样受到剥削迫害的。

不要忘记过去，永远要记住阶（jiē）级仇恨啊！



地主都是凶狠毒辣的。这里，再讲几个别地方的地主，怎样剥削、压迫、杀害农民的悲惨故事，和他们在解放后干的一些反动勾当。





大 斗 大 秤

农民辛勤劳动，割下稻子；谷子还没挑回家，地主收租子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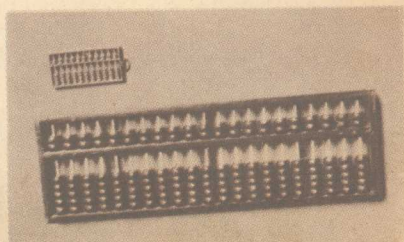
地主坏心眼，用大斗大秤(chèng)收租。江苏省丹(dān)徒县地主王泽如的大斗，农民要交一斗二升五合谷子，才能装满他的一斗。孙宝善的大秤，农民要交一百十六斤谷子，称起来才是一百斤。大斗大秤，对农民又加重了剥削。农民挨饿，地主天天吃白米饭，过着可耻(chǐ)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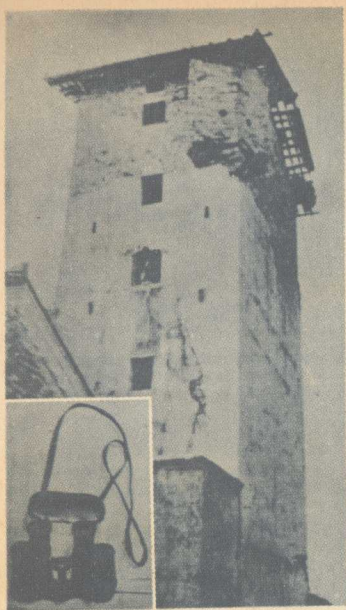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前的旧社会，是多么不合理啊！

算 盘

地主的算盘(pán)，是用来算剥削账的！

福建省建阳县农民朱金瑞(ruì)，欠(qiàn)了地主二十二担谷子，过了几年，加上利息，地主一拨算盘，说欠了他一百三十担谷子。广东省南海县农民刘残有，借了地主二十块银元，还了又还，一直还不清，结果一共还了地主二百十块银元，利息比借的钱大十倍。这真是“地主算盘一响，农民眼泪直淌(tǎng)！”





了望台和望远镜

这个了望台和望远镜(jìng),是干什么用的?

原来是广东省曲(qū)江县地主刘逸(yì)溪(xī),剥削长工的一个鬼花样!地主剥削农民,收租子是一种方法,也有不把田租出去,雇(gù)长工来种地的。地主逼长工劳动,不许休息一下。地主想出一个恶毒的办法,躲在了望台上,架起望远镜,监

(jiān)视(shì)长工劳动。谁稍(shāo)稍休息一下,地主见了,记下名字来,扣他的工钱。地主的坏心眼可真多哩!

